



湘江艺话

唱《屈原之歌》，写传承新篇

李丽

《屈原之歌》是屈原成仁之乡的方志名家任国瑞创作的一首悼念、歌颂屈原的歌词作品。作为一名方志学者，任国瑞对屈原的了解和研究甚深。他用八年时间研读了屈原的作品，搜罗钻研了相关著作和文章，写作出《屈原年谱》一书。著作材料翔实，分析入微，被誉为“填补了中外屈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屈原之歌》的创作正是建立在词作者对屈原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是一位“功力甚深”的“屈子成仁之乡的后代学者”研究成果生动而鲜活的艺术呈现。

词作采取以境入情、以今通古的抒情策略，一开篇便直奔抒情主题。“五彩龙舟从江中飞过，奋进的鼓点响彻山河”，描绘龙舟竞渡的热烈欢腾场景。“炎黄子孙的端午节啊！我们来歌唱屈原之歌”用简洁质朴的话语表达了人们纪念、歌颂屈原的真挚、热忱和豪情，体现出炎黄子孙慎终追远、继往开来的情怀和追求。

歌词主体部分为屈原塑像、着彩、立魂，塑造了“个体的屈原”“民族的屈原”和“时代的屈原”的立体形象。

“你的诗歌光争日月，你的品格如高山大河”，概括出屈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伟大形象。“你的憔悴”“你的求索”“你的行吟”“你的泪滴”截取了屈原一生中最深入人心的行状，具象化地勾勒出具有黑白色调的悲壮的“个体的屈原”形象，彰显出其精神品格和思想情操。“你的憔悴”是“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的落莫悲愤而又赤诚不渝；“你的求索”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不拔；“你的行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洁坦荡；“你的泪滴”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忧愤。而“你冲天一跃以身殉国”，则极致地点染出屈原一生的慷慨悲壮。

词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个体的屈原”的品格和精神的讴歌上，而是通过“你的憔悴装扮未来美丽”“你的泪滴沸腾千年江河”等浪漫性想象，把屈原悲哀、悲愤、悲壮的个人经历融到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形象地表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和精神谱系中，始终都有一个“屈原”存在。“个体的屈原”形象由此也就转化成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你的爱国旗帜飘越千年”的“民族的屈原”。如歌词所唱：“天地悠悠屈子忠魂不灭，美德无私传承你的衣钵。滔滔汨罗江水流不涸文脉源头，巍巍屈子祠燃不尽万国香火”，屈原的精神品格也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我们更是他精神长存的传承人。

“天问之笔写出世界和平，改革法宝开出中国梦花朵”，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现实正是屈原的爱国情怀、革新胆魄、民本思想及求索精神对当今时代启迪意义的体现。寻找古人精神与当下需求的连接点，使爱国情怀变成报国行动，用民本思想指引实践，让求索精神创造价值，让屈原精神为中国梦“塑心”“聚能”，正是纪念屈原的最大意义所在。

任国瑞的词作《屈原之歌》完成了对屈原形象的还原、突破和重塑，沟通了屈原精神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唱出了民族的根脉和脊梁，也唱响了炎黄子孙的自信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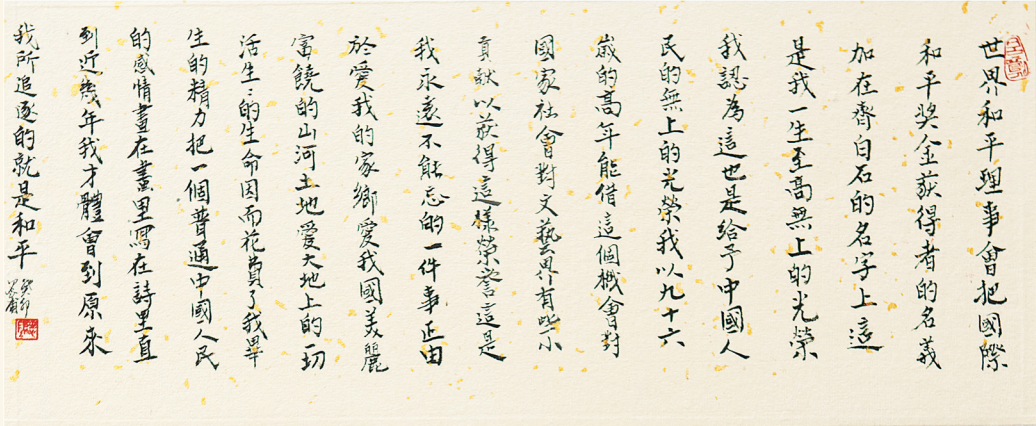


艺林援英

见贤思齐 工人意出

——王志坚与齐白石、王愍山两位大师的艺缘

杨华方



2024年，是齐白石诞辰160周年，王愍山诞辰100周年。为纪念两位先贤，湘潭齐白石研究会会长、王愍山研究会会长王志坚今年6月7日在长沙举办《“见贤思齐”王志坚中国画作品展》。王志坚和两位大师之间，怎样结下艺缘？

从崇拜到研究齐白石

王志坚儿时就喜欢绘画，与他的父亲很有关系。他父亲是湘乡一中的语文老师，平时也画些山水花鸟，见儿子看得着迷，便叫儿子来涂上几笔。在涂写中，王志坚展现出艺术天赋。父亲喜不自禁，把他带到学校，请美术老师指导他专业绘画。

1966年，八岁的王志坚随父母下到农村。父亲带他到一个姓李的美术老师家，悄悄地学画。有一次，少年王志坚对父亲说，你能不能介绍我向齐白石学画？原来，老师对他讲过，湘潭有个大画家齐白石，世界有名。父亲笑着说，齐白石已去世十年了。齐白石虽不在了，但他的作品在，他的精神在，他的品德修养在。你要学，仍然可以学。

那个年代书不多，不久，父亲特意找来几本画册，有一本是齐白石的。偶得齐白石画册，王志坚眼前一亮。原来花草虫鱼可以这样画，画得这么生动。从此，王志坚对着齐白石的画册不断揣摩临摹。

1992年，王志坚参加了湖南省美协十名优秀青年作品联展，在湘乡名气大涨，被招到湘乡市文化馆从事美术专干工作。40岁时，他又获得省金奖。随后，王志坚被调到齐白石纪念馆，先是担任副馆长，不久又担任馆长。在这里，组织齐白石的纪念和研究活动，让他对齐白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他认为，齐白石主张艺术应当既不像简单的写实主义，也不追求过度的抽象，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状态。

与王愍山成为忘年交

王愍山早年师从高希舜、潘天寿，主攻写意花鸟。在文化馆担任美术专干时，年轻的王志坚第一次见到王愍山。那时，王愍山已是知天命之年，在省内有些名气。

王愍山见到王志坚，很高兴。两人谈天说地，谈传统的艺术和现代的艺术，交流起来很投缘，迅速成为忘年交。两人都尊崇齐白石。王愍山说，他虽在学齐白石，但他和齐白石的一些弟子不一样。有些画家虽在齐白石身边学习，但没有“跳出来”，只有少数人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王愍山学齐白石，很尊崇齐白石的那句话，就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王志坚绘王愍山像。



王志坚绘齐白石像。

他致力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聊到兴起，王愍山便到画案上铺纸画起来。

有时，王愍山带来一些新作，一张张贴在墙上，和王志坚聊他为什么这样画。王志坚小王愍山二十多岁，尊王愍山为师，可王愍山不把王志坚当学生，总叫他提看法。王志坚开始拘谨，后来慢慢放开，能把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讲出来。

有一天，王愍山醒来自来对王志坚说，我们昨天聊的这些东西啊，晚上又到我梦里来了，它们打了一架。那时候，王愍山压力很大，一方面，他家人还在农村，条件较差，要解决家里的柴米油盐；另一方面，他曾任教的龙田中学要拆掉重建，王愍山希望用自己的画作，筹资建校。后他与人合作，在1984年卖画集资2.4万元，尽数捐给龙田中学扩建校舍。20世纪初的这个数字，可使两个人成“万元户”了。王志坚对他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王愍山认为作画就是一种释放。他用笔用墨用色，手法别具一格，极现个人风格。他说，画家要“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他主张作画墨要给足，色要给足，才有分量。他的诗如白石，字似金农，画则崇尚周颐论词“重、拙、大”的审美法度，磅礴大气、不阿流俗、独辟蹊径。在画作题识上，寥寥数语即融入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切感受，韵味无穷。花鸟虫鱼，在其文质相兼的笔下，都被点化为极富意蕴的雅物。

在十多年的交往中，王志坚对王愍山的品格、艺术风格和主张，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让王志坚进一步领会了齐白石那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深刻内涵：学齐白石，要学他的精神，学他做人，学他创新。如果只是学他画画，画得和他一模一样，是没有生命的。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要坚守；另一方面，要在追求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基础上孜孜不倦地创新。

“工入意出”王志坚

传统是怎么去抓生活的？笔墨怎样与时俱进？怎样反映当代生活的美？这些问题一直在王志坚的心中萦绕着。

从少年时代起，因为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和变化，王志坚画过工笔画、水彩画、水粉画、版画、漆画、连环画，也画过油画，但主要是中国画。他揣摩研究其它画的绘画技巧，来丰富他的中国画创作，这样，也就拉开了他的作品与传统艺术的距离。

王志坚研究、学习齐白石和王愍山，不仅是学他们画画，也学他们怎样走艺术之路。一是学他们对中国艺术的全面改革，形成了个人面貌；二是提倡画家应有高尚的精神品格和深厚的人文修养；三是领悟心中要有爱，爱生活，爱家乡，爱祖国。

接近古稀，王志坚悟出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这次纪念齐白石、王愍山的“见贤思齐”画展中，他的作品将“写意”与“写心”连接，用墨足，但不铺张，色彩浓，恰到好处，似乎有白石飘逸，仿佛涵愍山粗犷，形成了一种朴实而潇洒的独特艺术符号。山水花鸟、戏刷人生，呈现浓浓的乡土情结和生活气息，精彩纷呈，让我们耳目一新，感受到画家的诗意情怀。

在大师的基础上，王志坚不断摸索、创新，作品有自己的笔墨和精神，这样的作品，自然会立于艺术之林。

粉墨登场

传统花鼓戏《哑女告状》——一波三折的爱情诗篇

高世逢

近期，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经典复排的大型传统花鼓戏《哑女告状》在神农大剧院与观众见面，为“戏”满梨园戏曲季，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是一台家喻户晓、情节曲折、矛盾尖锐的传统戏曲。故事讲述明朝扬州掌府因“闹鬼”合府不安。大小掌上珠自幼与金陵书生陈光祖订有婚约，因陈家家道衰落，陈光祖扬州投亲，遭遇冷落被逐出府门。老管家掌忠受大小姐之命，暗将陈光祖找回，让其刻苦读书，伴称“闹鬼”掩人耳目。当继母逼迫大小姐另嫁高门时，陈光祖却高中状元，派人前来掌府迎亲。哪知继母所生之女掌赛珠，竟然妹代姐嫁，还唆使母亲以听月楼闹鬼之名暗遣兄长呆大放火，意图烧死掌上珠来成全她的幸福……

作品在全国各大剧种久演不衰，从描写爱情与生活的曲折中揭示了爱情与人性。其语言精练，无论道白唱词，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却又能俗中见雅，情真意切。它是重情重义，坚贞纯朴的爱情诗篇。不仅抨击了嫌贫爱富的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而且对当下以爱情、婚姻之名追求虚荣者，也有着清神醒脑的作用。

剧中掌上珠（欧浦艳扮演）端庄娴雅的仪态和委婉动听的唱腔，成功塑造了身处逆境、坚韧不拔的女性形象。尤其在呆大背她上京告状这场戏中，唱、念、做、舞，创造出了虽无高山却险象丛生、虽处险境却人物愈加坚强的意境。

这场戏，“呆大”只是个道具，需掌上珠的演员一心二用，扮演两个角色，面部表情和双手双臂是掌上珠的表演，而双腿双脚又必须是呆大的表演。这种形式协调起来难度很大。它借鉴了民间

流传的“哑背疯”表演技艺，旦角唱腔，生角步法，要求演员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掌握规定的程式技艺。这种融入剧情发展的技艺展现，不仅演员喜欢，观众喜欢，关键在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同时，能产生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感和形式美。

掌赛珠（杨小妹扮演）从受母亲教唆到良知渐泯，心狠手辣，刻画细腻，为该剧正反对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连府中的丫鬟、家院的表演都是细致入微的，为观众呈现出了有血有肉的舞台形象。如掌赛珠命令家院将掌上珠十指折断，通常家院的表演是直接上去完成任务，而此刻的家院在行动前有了眼神的交流，让观众感受到了家院也是有情感和血肉的。

好的剧本是该剧成功的要素之一。编剧在创作该剧时用笔独特，许多精彩情节来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如呆大爱酒，最后死在酒上。掌赛珠贪贫，最后丢了性命。但仔细品味，该剧在逻辑上略有遗憾之处，如掌赛珠得知兄姐前来京城告状，暗地里派人把他们接到府上，想用毒酒将二人毒死。可当兄长呆大被毒死后，掌赛珠完全可以安排家院直接毒死掌上珠。刺哑与十指折断的情节，除了增加演员的戏份，逻辑上貌似有些欠妥。此外，男主陈光祖（邓日良扮演）的情感表现不明显，给观众留下的感觉有所缺失。

戏的最后自然是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好人好报，皆大欢喜。令人为之点赞的是这出戏导演、音乐、舞美、表演、服化都很精彩，整套都是由青年演员担纲主演。在出人出戏的道路上，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为湖南花鼓戏的传承与发展又点亮了一盏灯。



呆大背掌上珠上京告状是一场重头戏。

作者供图

影视观察

谍战剧，需“避雷”重复套路

吴学安

近年，《胜算》《瞄准》《哈尔滨一九四四》等多部谍战题材电视剧陆续播出，表明国产谍战剧创作上的革新动向，显示出业界走出“类型魔咒”的努力与探索，将谍战剧类型题材推至更多元的层面，给停滞、固化的类型创作引入了一股新风。

早在15年前，30集谍战剧《潜伏》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引起一轮收视热潮，谍战题材的影视剧一瞬间火红半边天。随后，《勇者无敌》《风声》《东风雨》《黎明前的暗战》《谍变》等一系列谍战片接档上演……好不热闹。

“谍战剧”凭借跌宕起伏的情节编排、险象环生悬念设置、错综复杂人物关系等“杀手锏”火爆荧屏，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类型剧。但逐渐“套路化”的谍战剧也渐渐让人产生审美疲劳，面临着收视“滑坡”甚至有人将谍战剧归纳出“四大俗套”：“特务多为美娇娘，恐怖起来吓得慌，敌我之间恋爱忙，动作枪战齐上场。”尤其是曾出现了一股靠“奢华+手枪+美女”来吸引眼球的“谍战风格”。

由于原创剧本匮乏，投资商还往往另辟蹊径，将红色经典反特影片伸长，使之成为几十集的电视长剧。但这并没有让观众买账，一来是那些经典故事早已深入人心，靠“注水”改编很难让观众认同。而从审美角度来说，时下一些热播的谍战剧也难以让人接受，比如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

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尽管这些设置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斗争的残酷性，但编导却对人物形象缺乏一定的文化审视和反思，以至于经常出现“穿着过去的衣服说着现在的时髦话”的败笔。

谍战剧在戏剧性的构造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正邪对立的背景设定、错综复杂的情节架构、险中求胜的英雄人物、动感刺激的视听语言，倘若再加上悬疑、动作与爱情等元素，实为市场的宠儿。但如果无休止地使用重复套路，总难免沦为山寨横行的重灾区，令观众生厌。真正高水平的谍战剧不能只是智力和打斗的游戏，必须挖掘人文深度。如果一味模仿海外剧或篡改红色经典作品，拿观众的智商开玩笑，无疑会步入迎合、卖弄、粉饰的“雷区”。



电视剧《哈尔滨一九四四》海报。